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四川袍哥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A770052）

张嘉友·著

四川袍哥

简史

SICHUAN
PAOGE JIANSHI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黎伟军
封面设计:璞信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袍哥简史 / 张嘉友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614-9831-6

I. ①四… II. ①张… III. ①哥老会—史料—四川
IV. ①K254. 420.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0592 号

书名 四川袍哥简史

著 者 张嘉友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9831-6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8.375
字 数 257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四川袍哥史概论	(15)
第一节 四川袍哥的历史起源	(15)
第二节 四川袍哥的历史演变	(22)
第三节 四川袍哥的组成人员	(27)
第四节 四川袍哥的组织架构	(36)
第五节 四川袍哥的活动方式	(44)
第六节 四川袍哥的历史意义	(59)
第二章 晚清时期的四川袍哥	(70)
第一节 四川袍哥的反清斗争	(71)
第二节 四川袍哥的反洋教斗争	(82)
第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袍哥	(91)
第一节 四川袍哥与保路运动	(92)
第二节 四川袍哥与辛亥革命	(109)
第四章 军阀主政时期的四川袍哥	(119)
第一节 四川袍哥的蜕变与分化	(120)
第二节 四川袍哥与四川军阀	(137)
第三节 四川袍哥的社会危害	(158)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袍哥	(170)
第一节 四川袍哥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情况	(170)

第二节	四川袍哥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	(180)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对哥老会的政策·····	(194)
第六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川袍哥·····	(208)
第一节	四川袍哥的迅速膨胀·····	(209)
第二节	四川袍哥的反动活动·····	(215)
第三节	四川袍哥的最终覆灭·····	(223)
第七章	袍哥人物·····	(234)
第一节	四川大袍哥刘文彩与刘文辉·····	(234)
第二节	成都大袍哥冷开泰·····	(240)
第三节	重庆大袍哥石孝先·····	(242)
第四节	绵阳大袍哥左汉章·····	(244)
第五节	哈儿司令范绍增·····	(246)
第六节	红色袍哥徐茂森、王伯高和杜重石·····	(249)
参考文献	·····	(255)
后 记	·····	(260)

绪 论

袍哥是清朝至民国期间以四川为主要活动区域的一种帮会组织及其成员的统称，具体说就是哥老会在四川的俗称。四川袍哥的活动区域主要包括当时的川渝两地和西康地区。袍哥与青帮、洪门为当时中国三大民间帮会组织。袍哥在清代的四川曾经是少部分人的秘密组织。辛亥革命之后，它长期成为四川大多数成年男性直接加入或间接受其控制的公开性组织，参加袍哥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袍哥在四川存在了 100 多年，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潜势力。“据有关部门 1949 年的统计，全川人口中有袍哥身份者占很大比重，职业和半职业袍哥有 1700 万人。”^①

巴蜀地区的近代社会生活中，袍哥是一个牵涉面极广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组织，是历史学、社会学与民俗学都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是了解和研究清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袍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其势力已经渗透到清代与民国时期四川社会的各个领域，与四川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四川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过重大的影响，甚至在今天也能看到很多关于它的痕迹。袍哥延续到四川的现实社会生活，这在古今中外也是罕见的。而且袍哥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西南地区，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有袍哥活动的影子。四川袍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有着重大影响的社会组织，但目前为止我们对它的研究还是非常有限的，就此

^① 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2 页。

而言，对于四川袍哥的历史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价值。

一、四川袍哥史的研究现状

1980年以来，港台地区和国外学者对中国秘密社会组织包括四川袍哥进行了一些研究。如：戴玄之著的《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结社》（上下卷，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加]王大为著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刘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日]三谷孝著的《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李恩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等。但是目前从整体上研究四川袍哥史的很少，涉及四川袍哥史内容的研究成果也不多。具体有：隗瀛涛著的《四川保路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王纯五著的《洪门·青帮·袍哥——中国旧时民间黑社会习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赵宏著的《袍哥·理门·一贯道》（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王纯五著的《袍哥探秘》（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赵清著的《袍哥与土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蔡少卿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概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蔡少卿著的《中国近代会党史》（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秦宝琦著的《江湖三百年：从帮会到黑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周育民、邵雍著的《中国帮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易照峰著的《中国帮会秘闻大揭秘》（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米老头的《四川袍哥史》（网络版），闻湜主编的《帮会势力珍闻》（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匡珊吉、杨光彦主编的《四川军阀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尽我们所能搜集到的研究成果来看，四川历史的通史性和断代史著作比较多，如：吴康零主编的《四川通史·卷六·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贾大泉主编的《四川通史·卷七·民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隗瀛涛等著的《四川近代史》（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简史》编写组编写的《四川简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隗瀛涛主编的《四川近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上述著作包含四川的整个通史和断代史，其中涉及四川袍哥史的内容并不多。当然，学者们围绕四川袍哥史的专题问题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四川袍哥的起源研究

关于四川袍哥（哥老会在四川的俗称）的起源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开创情况主要有五种说法：“反清复明说”“游民组织说”“啜噜说”“非啜噜说”和“创自郑成功说”。王方对1980年以来包括袍哥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归纳和点评，认为学界已取得了比较丰硕、深入的研究成果。^① 蔡少卿综合考证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哥老会起源研究论著的有关观点，认为哥老会是在融合了啜噜、天地会和白莲教的某些特点后，在近代中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无业游民组织。^② 秦和平从商品经济、清政府统治、教会势力和鸦片四个方面分析了袍哥滋生的原因，把哥老会与袍哥看作两个互不相关的团体。^③ 四川学者胡昭曦在《“啜噜”考析》（参见《四川史学论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蒙默在《四川古代史稿》（参见蒙默主编：《四川古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何一民在《论哥老会的起源及特点》（参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中也探析了“啜噜”的始源，做过有益的考证，但是尚未取得一致看法。其中张力认为哥老会和啜噜是既有区分，又

① 王方：《1980年以来哥老会研究综述》，《宜宾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第104页。

② 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第58页。

③ 秦和平：《对清季四川社会变迁与袍哥滋生的认识》，《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第120页。

有联系的两个同时存在的秘密团体，反对把啮噜作为哥老会前身这一说法。^① 秦宝琦和孟超对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哥老会“起源于啮噜说”和“创自郑成功说”两种观点，见仁见智，迄无定论。^② 龚义龙认为对清代巴蜀社会乃至近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啮噜，正是那些不能安身立命、“行为乖张”的特殊的“社会边缘群体”。^③ 朱金甫根据故宫清代档案记载认为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④ 《左宗棠全集》中多处提到四川袍哥乃是由啮噜演变而来的。他曾经上奏清廷：“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啮噜之别名也。”按照《传说论》的作者日本人柳田国男的观点，民间认可以及对传说的信仰，就当成史实来处理。所以就史实本身来说，啮噜说优于其他说。

（二）四川袍哥与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研究

1909年四川省咨议局通过的《解散会党案》和1911年四川巡警道发布的《通飭解散公口文》，引起袍哥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哥老会中的有识之士很快同革命党取得联系，实际上成了联系革命党和基层群众的纽带，并在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成为主力军，“四川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立下了头功”^⑤。鲜于浩认为“破约保路”这一具有深刻爱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内涵的口号，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宗旨。^⑥ 后云认为在同盟会的号召和领导下，这些以袍哥为基础组成的同志军，在推翻清王朝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

① 张力：《啮噜试探》，《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第71页。

② 秦宝琦、孟超：《哥老会起源考》，《学术月刊》2000年第4期，第68~69页。

③ 龚义龙：《清代巴蜀“啮噜”始源探析》，《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7页。

④ 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第71页。

⑤ 汪洪亮、刘周远：《最应了解的四川历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⑥ 鲜于浩：《略论“破约保路”宗旨的提出及其实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第71页。

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① 陈辉认为在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密布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鄂、湘、川等省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成为中国最强大的一支会党力量。^② 隗瀛涛在《四川保路运动》一书中指出辛亥革命在四川遭到了失败，英勇奋斗的劳动人民由于没有正确的、可信赖的领导者，并没有从此次革命中得到任何好处。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认为清代晚期四川的农民斗争，其规模之大，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外，近代史上再没有可以和它相比拟的。

（三）四川袍哥与土匪、军阀关系研究

四川自 1912 年的“成都兵变”起，到 1933 年的“二刘大战”止，“在此二十余年中的大小战争共有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半月即有一次”^③。土匪在四川俗称“棒老二”，“由于战争频仍，溃散士兵，多流为匪”^④。袍哥与军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辛亥革命后，四川督军尹昌衡就利用袍哥作为其政权的支柱；军阀与袍哥关系密切，匡珊吉、杨光彦认为如“范绍增的哥老会兄弟伙”^⑤。“在四川军阀混战期间，许多军事首脑人物如熊克武、刘湘、杨森、潘文华、刘存厚、田颂尧、邓锡侯等都利用过袍哥队伍，争夺地盘。”^⑥ 各支军队内部的大头头们还利用封建性的拜把之交（如袍

① 后云：《辛亥革命时的四川哥老会》，《四川师院学报》1983 年第 1 期，第 85 页。

② 陈辉：《关于辛亥革命时期长江会党的几个问题》，《华中师院学报》1982 年第 5 期，第 102 页。

③ 吴晋航、邓汉祥、河北衡：《四川军阀的防区制、派系和长期混战纪略》，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 27 页。

④ 肖波、马宣伟：《四川军阀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 页。

⑤ 匡珊吉、杨光彦：《四川军阀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8 页。

⑥ 范绍增：《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四辑，第 242 页。

哥组织)与裙带关系联结,尽力把自己的中下级军官和军士培养为自己的系统,有的甚至把兄弟子侄拉出来,造成父子兵、家天下。四川大小军阀们均对袍哥组织采取了笼络和收买的政策。张杰认为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直接招收袍哥队伍;二是收买袍哥保护自家性命和维持治安;三是利用袍哥组织扩大自己的影响,如刘文辉和邓锡侯。^①民国年间,四川的匪患特别严重,土匪、袍哥、军阀相互勾结、相互影响,共同鱼肉百姓,是那一时期的三大毒瘤,故有“匪如梳,兵如篦,团防好比刀子剃”之谚。赵清认为四川的土匪是参加了袍哥组织的,但是参加了袍哥组织的人并不都是土匪。因为袍哥分清水和浑水,只有那些浑水袍哥才是职业土匪。到1949年,四川袍哥掌握的“枪有三百万支”,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②易照峰也认为:“至于纯粹的浑水袍哥,则是土匪袍哥的专门组织。”^③

(四) 四川袍哥重要人物研究

四川袍哥史上曾出现过许多重要人物,主要的袍哥代表人物有:尹昌衡(1884—1953),四川彭县人;罗纶(1876—1930),四川西充人;范绍增(1894—1978)绰号“范哈儿”,四川大竹人;刘文辉(1894—1976),四川大邑人;邓锡侯(1889—1964),四川营山人;刘文彩(1887—1949),四川大邑人;冷开泰(1889—1950),四川仁寿人;石孝先(1907—1949),重庆人;等等。

以人物为经,以时间为纬,追述四川袍哥重要人物的升降沉浮应该带着理性的眼光。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四川军阀已普遍与

^① 张杰:《民国川省土匪、袍哥与军阀的关系》,《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第58页。

^② 赵清:《重视对袍哥、土匪和军阀史的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110页。

^③ 易照峰:《中国帮会秘闻大揭秘》,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页。

袍哥合流^①，特别是在民国时期与四川军阀、地方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秦宝琦认为：“四川袍哥的蜕变，主要原因是四川的军阀本身大多都是参加了袍哥组织，而且几乎都是袍哥的‘舵把子’。”^②各地袍哥会实质上就是“地下政权”“幕后政权”，袍哥大爷实质上就是“地下首脑”“幕后首脑”，与地方合法政权长期共存，地方当局也只能默认双重政权并存的现实。“当年，蒋介石在最鼎盛的时候都没有控制住四川，也是因为他摆不平袍哥的原因。”^③有关四川有名的袍哥人物，当事人也有回忆文章发表，如刘文辉的《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邓锡侯的《1917年成都罗刘、戴刘之战》（《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范绍增的《回忆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四辑）等。有关学者也出版了一些袍哥人物传记，如范稳著的《山城教父》上下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蒋光明、杨平章著的《中国大袍哥——范哈儿传奇（民国三部曲之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宣伟著的《绿林·袍哥·军人范哈儿——范绍增外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笑蜀著的《刘文彩真相》（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

二、四川袍哥史研究的趋势

四川袍哥史是中国历史学中一个十分艰深的领域，属于专门史和社会史的范畴。它以活跃在四川历史上的由秘密转到公开结社的四川袍哥为研究对象，以四川历史事件为线索，以袍哥为中心，探

① 邵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势关系演变——以刘文彩与袍哥为个案》，《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87页。

② 秦宝琦：《江湖三百年：从帮会到黑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页。

③ 石维、林元亨、马小兵：《格老子四川人》，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索四川袍哥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在四川社会变革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多维度多视角地分四个阶段研究四川袍哥的历史：袍哥的兴起（清朝初年至清朝末年）、袍哥的鼎盛（辛亥革命至军政府统治时期）、袍哥的滑坡（防区制时期至抗日战争）、袍哥的衰亡（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这要求我们站在中国历史的大环境和大视野中对四川袍哥的历史起源、历史演变、组织架构和理论与现实意义进行翔实、客观、科学和完整的梳理，实事求是地对近现代历史对四川乃至中国各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四川袍哥史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四川袍哥史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幕重大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四川近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四川袍哥是一种民间社会组织，各地的袍哥又相对独立，长期处于神秘状态，局外人不知其详。其史迹零散且模糊，多由传说而来，各地史书和方志的记载也只是片言只语，因而袍哥的历史特别是早期的历史显得扑朔迷离，学术界也众口莫一，且有不少失真之处。

（一）四川袍哥史研究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四川袍哥的性质和特点：袍哥是从秘密转向公开的社会组织，袍哥是一种江湖组织，公口或堂口的独立性，会众的广泛性，会规严密，等级森严，“信”和“义”为其核心价值观念。人们要求能了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历史能得到更为完整的反映，拟突破的重点和难点有：

一是四川袍哥史整体研究。对四川袍哥史的整体研究仍然是一个很薄弱的环节，把四川袍哥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对待，至今仍属空白。撰写并且公开出版一部《四川袍哥史》于国于社于民于学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二是充分利用四川、重庆地方档案和地方志等第一手资料开展四川袍哥史研究。随着大量清代和民国档案的发掘、整理、开放与出版，四川袍哥史研究领域也得到大大拓宽。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在档案和地方志等可信度高的资料上狠下功夫，必须充分挖掘、爬梳、消化和甄别四川袍哥的档案等资料，在尽可能占有和把握史料

的基础上，在史事层面展开细致的实证研究，每一个结论的得出都必须以充分的史料作支撑，重构四川袍哥史。四川袍哥的档案资料收藏较多，大都较为集中和完整地保存在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和四川各地方档案馆，如成都、宜宾、泸州、广元、雅安、绵阳、南充、德阳、大邑、邛崃、温江、南部、新津、巴中、简阳、营山、大竹等地。

三是四川袍哥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整个四川成为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大本营。”^①“可以说，没有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中国的抗战历史将会是另一种走向。”^②抗日战争时期是四川袍哥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四川袍哥在抗敌御辱、保家卫国的过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如为了确保川滇运输线的畅通，国民政府就曾经请求四川袍哥帮忙。对四川袍哥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专题研究，对于拓宽和深化四川袍哥史乃至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进一步探索有关问题和填补相应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

四是四川袍哥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四川袍哥与帝国主义、大清帝国、北洋军阀政权、国民党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四川袍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表现，对四川袍哥如何做出客观的总体评价，中国共产党对四川袍哥采取的政策策略，这些问题正在逐步引起有关研究者的关注。四川袍哥在辛亥革命前后是作为民族主义的反对清廷统治力量被载入史册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四川袍哥的工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临和解决的政策策略和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的策略，那就是争取、利用和改造，并提出和制定了针对四川袍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大多数四川袍哥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员。许多四川袍哥在抗日战争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一定的

① 段渝：《抗战时期的四川》，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页。

② 唐建光：《创四川》，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53页。

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和转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四川袍哥的政策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形势发生变化而适时调整。一部分袍哥头目在中共统战政策的感召下，顺应历史潮流，走到人民的阵营，如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率所属发动了西康起义，范绍增率所属在渠县的三汇镇通电起义。“解放后，袍哥组织作为封建社团，向人民政府登记后，随即解散。”^①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正式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帮会政策的改变，由此掀起了全国镇压包括袍哥会在内的“反动会道门”组织。1951年2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新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采取了镇压与改造相结合的方法，才最终解决了存在100多年的袍哥问题。

五是文化视域下的四川袍哥及其当代影响。袍哥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视域入手研究四川袍哥可以使之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研究领域。袍哥的会规是与其崇尚的精神即价值观及道德标准密切相关的，其会规也就是价值观的具体化，“尚义”就是其最高标准的核心价值观。一般认为，《金台山实录》和《海底》是袍哥奉行的经典文献。其对外联系和交往的方式也很有地方特色，包括茶阵、手势、口令、隐语（江湖话）、拜帖、兰谱等。袍哥会的核心主体是无业游民和下层民众，它只有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才能众望所归。袍哥把“桃园结义”“瓦岗结盟”“梁山聚义”的精神气节融为一体，“以传统江湖义气作纽带，结为生死攸关的利益群体”^②。总结出“忠信为本，义气为先”的思想，把“义”上升到行为的最高准则，把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人组织起来，提倡“兄弟道”。“有严格的等级之分，创造出新的‘内八堂’

^① 赵清：《袍哥与土匪》，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② 吴康零：《四川通史·卷六·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外八堂’制度。”^①袍哥以封建伦理作为自己的伦理观，律己律人即以“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和“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群体信条，要求会众对组织保持绝对的忠信和依赖，要求会众对大爷（领导者）的绝对服从。袍哥的社会功能，就是以人身依附形成团伙，把桃园结义作为相互关系的楷模，把义薄云天的关公奉为崇高行为的典范，把江湖义气作为行为准则。他们提出义气结合、豪侠仗义、团结互助、平等对待等口号，借以在君权社会里保持并扩张自己的生存权利。袍哥要求会众对同胞的困难有无条件援助的义务，同时也有接受援助的权利。另外，出于标榜“义”，袍哥内部存在着认盗不认偷的观念，即允许抢劫拦道之类的行为，不允许偷鸡摸狗的行为，对盗匪和窃贼持不同的态度。研究四川袍哥文化就离不开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成为袍哥的活动中心，他们在那里联络、聚集和开会，成为袍哥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阵地”^②。袍哥们利用茶馆进行各种活动，推动了茶馆文化的发展，各袍哥码头的办事场所就设在茶馆内，有些茶馆本身就是袍哥所开。袍哥大爷们在茶馆内处理这些民事纠纷，川西人叫“判公道”，川东人叫“付茶钱”。以上这些对当代四川甚至西南地区的民俗文化、民众性格、商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天的四川方言里面常用的一句口头禅是“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用于朋友兄弟间，意思就是四川人性情忠勇耿直、仁义厚道、说话算话，在关键时刻能义字为先，哪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二）四川袍哥史研究的趋势

1980年以来，关于四川袍哥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产生、蜕变、

^① 肖凤彬：《从文化视角看清代帮会结社》，《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21页。

^② 王笛：《“吃讲茶”：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史》，《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第105页。

发展和覆灭，国内外有不少学者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对于四川袍哥的起源、四川袍哥与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四川袍哥与土匪和军阀的关系、四川袍哥中的重要人物等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研究深度不足，仍然具有较大的研究潜力与空间。目前在四川袍哥史研究现状中，微观性考量的地方较少，而概括性论述的成分较多。通过对四川袍哥史研究现状与研究成果的整体考察，不难发现，作为一门社会史和专门史，四川袍哥史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基本框架，四川袍哥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深化研究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并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容。这一领域仍然存在若干值得更深入思考和探讨的东西，集中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要注重四川袍哥史整体研究和宏观研究的交叉与结合。过去对地方性组织袍哥会专门著述非常少，缺乏足够的研究，有关研究论著多从全川或西南地区一个较长历史时段着眼和入手，忽略了四川各个历史阶段袍哥史丰富多样的特点，存在着国史与地方史分裂、宏观与微观脱节的缺陷。通过对四川袍哥史的宏观研究与整体研究，将填补国内目前对四川袍哥史的研究空白，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四川袍哥的历史，并加深对四川袍哥的生成环境、群众基础、组织结构、思想信仰以及运行机制的深入了解。可以为学术界深入研究四川袍哥史问题提供参考，也为广大读者正确了解四川袍哥史提供便利。

二是重视四川袍哥文化和四川区域社会文化的消长与融合。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历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目前其研究日见繁盛，是历史学服务于地方社会文化发展建设的客观要求。袍哥既具有全国共有的共性，也有地域独有的个性，它的重要特征是区域性、群众性、复杂性和广泛性。袍哥有极严格的行动准则，主要有礼节、礼语、气概、戒律、规定和行话，这里面也包括了袍哥文化

的健康成分如“袍哥隐语成为四川大众文化之组成部分”^①。我们研究这些精华，更能体会到不断变幻和不断再生的巴蜀文化的灵动、博大、坚韧和包容。充分挖掘四川袍哥文化的进步思想，为当代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民生等发展服务。大力发扬四川袍哥文化先进的、积极的、健康的精神，如耿直、仗义、互助等，坚决扬弃四川袍哥文化中保守的、封建的、反动的糟粕，如迷信、欺诈、暴力等，使之适应当代四川社会各方面发展的要求。当前随着西部大开发、四川城乡统筹和成渝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为四川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四川袍哥史的研究成果可为四川各级地方政府决策层提供借鉴，对促进四川地方经济发展、切实搞好地方民生工作、大力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推进地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有裨益。选择川渝地区的四川袍哥进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可望将四川袍哥史现有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三是推动四川袍哥史研究对其他社会科学相关理论方法的吸收和借鉴。要推动四川袍哥史研究的继续发展，对四川袍哥史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扩大研究视野，多角度、多侧面地综合考察。在研究四川袍哥史中吸收或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等相关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在继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学科的交叉融通会促进四川袍哥史研究拥有持久的活力。四川袍哥史进行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新思路，是研究走向新发展的契机，应该是今后四川袍哥史研究的趋势之一。

四要剖析四川袍哥系统纵向关联的动态演变历程与演变规律。四川袍哥史研究以往侧重于它的具体内容，而对它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等纵向关联问题论述很少。要了解袍哥这样复杂的大系统的整体特征和规律，就必须剖析四川袍哥系统纵向关联的动态演变历程与演变规律，把四

^① 王笛：《神秘的语言和沟通——19世纪四川袍哥的隐语、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史林》2010年第1期，第121页。